世界文藝書社

在寒風裏

郁達夫作



世界文藝書社發行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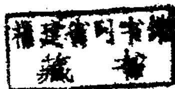


在寒風裏目錄



自序

都會裏住不下去了，所以逃到了鄉下，鄉下更是窮迫得可憐，所以又只能溜回到了都會。但是猖狂乞食也可以過活的時代是早已消滅，如今是革命同志，買辦洋商，與武裝要人聯合起來的時代了。我因爲認不清時代，幹不起革命，獲不到大衆，轉不了方向，所以在都會裏也只好讓人來克服，任人來打倒。但是不幸之至，這些革命的勇士又不肯來解決我的生命，割去我的腦袋。不死之前，胃腑是總要要求牠的權利的，所以無可奈何，也只能模仿模仿



諸大英雄俠士之所爲，來以『文』而作作『丐』。自命曰『文』，實在也有點可笑，但是『武』終不『武』，『革』又不『革』，『丐』則『丐』也，那另外更還有什麼足以自慰的名稱呢？

一個人既沒有了希望夢想，是不會寫出好東西來的，所以在下面收集起來的幾篇散亂的雜文，也不過是些蟲鳴鼠語，一位丐者的窮泣而已。好在版權未賣，幾千元的老牌無產作家的酬報未拿，萬一肚子不餓的時候，馬上就可以教書店把紙版毀去的。

象州鄭小谷先生有兩句詩說：『最無賴事惟謀食，大

有爲人不著書」，最無賴而又最無爲的我，三復此言，只有暗暗地向肚裏吞幾滴眼淚。

稿子集完，幾句照例的破題兒在這裏寫好之後，我連這幾點暗淚都乾了。最後在喉嚨頭含咽着的，却只是一聲默默無言的苦笑。

一九二九年六月達夫序於上海

故事

聽說外國人的稱中國作「支那」，是因為大秦的威力的遠播。Chin拚起來是秦字的聲音。而拉丁字的地名等末尾，老要加一個A字，所以秦字就一轉而作了「支那」。這考据的確不的確，暫且不去管牠。但因為想到了秦字，所以想將秦朝的有一宗故事來說給大家聽聽。

秦國本來是專講究武器，年年不斷地招募新兵，看百姓不值一錢，將百姓的辛苦勞力全部壓榨出來，祇用到打仗殺人等事情上去的一個國家。



惡人強橫霸道，在這世上是只會興盛起來的。所以秦國因他的武器，因他的兵力，就成了中國一統的大國了。代表這強橫霸道的大國的，是一箇秦始皇。他非但想把同時代的異己者，殺得乾乾淨淨，他並且對於後世千年萬年的不附己的人類，也同時想殺得箇寸草不留。所以他於統一中國之後，就把全中國的讀書人收集了攏來，一刀一箇，不問理由，不問皂白，只是同割草似的殺過去。因爲有人告訴他說，讀書人是最不好指使，最容易起不平，最能把那些如牛似馬的農人呀，工人呀等挑撥起來的一種動物。這告訴他以這些事情的，當然也是個把讀書人，他們的

所以要獻這計的原因，就因爲想討討秦始皇的好，一面也可以將同行者殺盡，而自己等能夠得到尊貴的利益。獻計者的周到，眞可以說是無微不至。他們敎秦始皇殺盡了千千萬萬的讀書動物之外，還要把凡是這些讀書動物所做所刻所寫的東西，都拿來燒成了灰。因爲這些東西不燒了，百姓是依舊會感到不平，感到不公，要蹺蹊起來的。這些東西若不燒了，後來的子子孫孫，依舊會搖頭擺尾的變成讀書的動物的。

費了這種種苦心，做了這種種把戲之後，秦始皇滿足了，以爲以後的牛馬似的百姓是再也不會聰明起來，而這

天下就可以長長久久的由他及他的子孫享受過去了。教秦始皇做這些事情的讀書人也滿足了，以爲以後的中國，說起讀書人就只有他們一家，百姓中間，就只有他們幾個是最聰明的了。

秦始皇和這幾個讀書人就放大了膽，要幹什麽就幹什麽，要百姓出多少錢就出多少錢，要殺幾個人取樂取樂就殺幾個人。百姓果然不敢犟了，在路上走路的時候，也不敢互相看一眼。家家戶戶每家有幾個人就老早去預備好幾口棺材放在那裏。因爲幾時被皇帝來殺是決不定的，所以他們箇箇都生也還沒有生着，就在那裏預備死了，而實際

上像他們那樣的活着，也還是死了的好，還不如死了倒舒服些。

但是秦始皇和他的幾個專賣的讀書人似乎也是人，不是別的東西，因爲想千年萬年活過去的他們，也只上了一回一個茅山道士的當，終於做不成神仙，終於一個一個的死掉了。他們死了之後，國內的許多許多還沒有被他們殺了的百姓——自然是殺不盡的，因爲無論如何，百姓總是絕對多數，殺了一半，總還有一半剩落，再殺一半的一半，也總還有一半的一半剩落，殺到最後，這剩落的總還是大多數者——就想動起手來。於是就有一個比秦始皇更厲

害，殺人殺得更多的人出來了。他四方八面殺了一陣之後，實在覺得殺也殺不盡這許多的。所以就想了一箇計策出來，好省他許多力氣。他殺百姓若完完全全能夠聽他的話的時候，他就可以不殺他們。所以他就在大家的面前，牽過一隻鹿來，教大家說，這是馬。若有人敢說一聲不是的，當然是一刀。可是他雖則看見大家都在說這是馬，這是馬、這不是鹿，而由他的聰明的眼睛看將起來，覺得大家的聲聲都是空虛而在那裏發抖的。所以他又大聲的怒叫着說，你們不承認麼？你們敢反對麼？你們能夠證明這不是馬麼？聽了他這怒叫，大家是嚇得魂靈兒也沒有的了，又

那一個敢出來證明呢？

可是在大家的中間，自然是有又聰明又能幹的也是專賣的讀書人的子孫混着的，這幾個專賣的讀書人，就乘此機會，出來活動了。第一他們就先對大家說：『這是馬，這不是鹿，我可以證明。』說着他們就去牽幾隻馬出來，指給大家看，一邊重新高喊着說：『這纔是鹿哩！這纔是鹿哩！你們誰能夠否認我這證明，而出來證明這不是鹿的麼？』當然是沒有人敢出來證明的。然而光是空玩玩這套把戲，他們還是不滿足的，所以他們還要硬指出幾個人出來，說是這幾個人否認了他們的證明。

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了，秦始皇也一個一個的換過了。專賣的藏書人，尤其是一代一代的聰明起來了。於是，結果，被殺的百姓，也就一次一次的增加了。

現在是什麼朝代，我不曉得，我只曉得上面所述的彷彿是秦朝的，彷彿也是秦朝以後一直一直傳下來直傳到了現在的故事。

一九二八年十月作

逃走

（原名孟闗孟會）

圓通巷在東山的半腰。前後左右參差掩映着的竹林老樹，岩石蒼苔等，都像中國古畫裏的花青赭石，點綴得很凌亂，但也很美麗。

山脚下是一條曲折的石砌小道，向西是城河，雖則已經枯了，但秋天的實實在在的一點蘆花淺水，却比什麼都來得有味兒。城河上架着一根石橋，經過此橋，一直往西，可以直達到熱鬧的正。市的中心。

半山的落葉，傳達了秋的消息，畫日間的涼意，把這小小的F.市也從暑熱的昏亂裏喚醒了轉來，又是市民舉行盂蘭盆會的時節了。

這一年圓通菴裏的盂蘭盆會，特別的盛大，因爲正和新塑的一尊韋馱佛像開光併合在一道。菴前牆上貼在那裏的那張黃榜上寫着有三天三夜的韋馱經懺和一堂大施餓鬼的平安燄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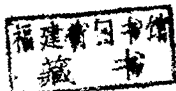
新秋七月初旬的那天晴朗的早晨，交錯在F.市外的幾條桑麻野道之上，便有不少的善男信女，提着香籃，套着黃袋，在赴圓通菴去參與勝會，其中尤以年近六十左右的



老婦人為最多。

在這一羣虔誠的信者中間，夾着在走的，有一位體貌清癯，頭髮全白，穿着一件青竹布衫藍夏布褶，手裏支着一枝龍頭木杖的老婦人。在她的前面，有一位十二三歲的清秀的孩子，穿了一件竹布長衫，提着香籃，在作她的先導。她似乎是本地的縉紳人家的所出，一路上來往的行人，見了她和她招呼問答的很多很多。她立住了脚在和人酬應的中間，前面的那小孩子，每要一個人跑遠開去，這時候她總放高了柔和可愛的喉音叫着：

「潛兒啊！走得那麼快幹什麼？」



於是被叫作澄兒者，總紅着臉，馬上就立下來靜站在道旁等她慢慢的到來。

太陽已經很高了，野路上搖映着桑樹枝的碎影。淨碧的長空裏，時時飛過一塊白雲，野景就立刻會變一變光線，高地和水田中間的許多綠色的生物，就會明一層暗一層的移動一回。樹枝上的秋蟬也會一時噤住不響，等一忽再一齊放出聲來。

這一次澄兒又被叫了，他就又靜站在道旁的野草中間等她。可是等她慢慢的走到了他面前的時候，他却臉上露着了一臉不耐煩的神氣，光着了他黑晶晶的兩隻大眼對她

說：

「奶奶！你走得快一點罷，少和人家說幾句話，我的兩隻手提香籃已經提得怪酸痛了。」

說着他就把左手提着的香籃換入了右手。他的奶奶——祖母——聽了他這怨聲，心裏也似乎感到了痛惜他的意思，所以就作了滿臉慈和的笑容安撫他說：

「乖寶，今天可難爲你了。」

走到將近石橋旁邊的三叉路口的時候，澄兒偶然舉起頭來，在南面的那條沿山的小道上，遠遠却看見了一位額上披着黑髮，皮膚潔白，衣服很整潔的小姑娘也在向着到

圓通菴去的大道上走。在這小姑娘前面走着的，他一眼看了就曉得是她家裏的使換丫頭，後面慢慢跟着的，當然是她的母親。澄兒的心跳躍起來了，臉上也立時漲滿了血潮。他伏倒了頭，加緊了脚步，拚命的往石橋上趕，意思是想跑上她們的先，追過她們的頭，不被她們看見這一種窘狀。趕走了十幾步路，果然後面他的祖母又叫起他來了，這一回他却不再和從前一樣的柔順，不再靜站在道旁等她了，因爲他心裏明明知道，祖母又在和陶家的寡婦談天了，而這寡婦的女兒小蓮英哩，却是使他感到窘迫的正因。

他急急的走着，一面在他昏亂的腦裏，却在溫尋他和

蓮英見面的前後幾回情景。第一次的看到蓮英，他很明細地記着的，是在兩年前的一天春天的午後。他剛從小學校放學出來，偶爾和幾位同學，跑上了輪船碼頭，想打那裏經過之後，就上東山前的雷祖殿去閑耍的，可是汽笛叫了兩聲，晚輪船正巧到了碼頭了，幾位朋友就和他一齊上輪船公司的碼頭岸上去看了一回熱鬧。在這熱鬧的旅客叢中，他突然看見了這一位年紀和他相仿，頭上梳着兩隻丫髻，皮膚細白得同水磨粉一樣的蓮英。他看得瘋魔了，同學們在邊上催他走，他也沒有聽到。一直到旅客走盡，蓮英不知走向了什麼地方去的時候，他的同學中間的一個，拉

着他的手取笑他說：

「喂！樹澄！你是不是看中了那個小姑娘了？要不要告訴你一個仔細？她是住在我們間壁的陶寡婦的女兒小蓮英，新從上海她叔父那裏回來的。你想她麼？你想她，我就替你做媒。」

聽到了這一位淘氣同學的嘲笑，他纔同醒了夢似的回復了常態，漲紅了臉，和那位同學打了起來。結果弄得雷祖殿也沒有去成，他一個人就和他們分了手跑回到家裏來了。

自從這一回之後，他的想見蓮英的心思，一天濃似一

天，可是實際上的他的行動，却總和這一個心思相反。蓮英的住宅的近旁，他絕跡不敢去走，就是平時常常進出的那位淘氣同學的家裏，他也不敢去了。有時候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他就在昏黑的夜裏，偷偷摸摸的從家裏出來，心裏頭一個人想了許多口實，路線繞之又繞，捏了幾把冷汗，鼓着勇氣，費許多顧慮，纔敢過她的門口走過一次。這時候他的偷視的眼裏所看到的，只是一道灰白的圍牆，和幾口關閉上的門窗而已。可是關於她的消息，和她家裏的動靜行止，他却自然而然不知從那裏得來地聽得十分的詳細。他曉得她家裏除她母親而外，只有一個老傭婦和一

們使喚的丫頭。他曉得她常要到上海的她叔父那裏去住的。他曉得她在F.市住着的時候，和她常在一道玩的，是那幾個女孩。他更曉得一位他的日日見面，再熟也沒有的珍珠，是她的最要好的朋友。而實際上有許多事情，他却也是在裝作無意的中間，從這位珍珠那裏聽取了來的。不消說對珍珠啓口動問的勇氣，他是沒有的，就是平時由珍珠自動地說到蓮英的事情的時候，他總要裝出一臉毫無興趣絕不相干的神氣來，而在心裏呢，他却只在希望珍珠能多說一點關家家裏的家庭瑣事。

第二次的和她見面，是在這一年的九月，當城隍廟在

演戲的晚上。他也和今天一樣，在陪了他的祖母看戲。他們的座位却巧在她們的前面，這一晚弄得他眼昏耳熱。和坐在針氈上一樣，頭也不敢朝一朝轉來，話也不敢說一句。昏昏的過了半夜，等她們回去了之後，他又同失了什麼珍寶似的心裏只想哭出來。當然看的是什麼幾齣戲，和那一晚是什麼時候回來的那些事情，他是茫然想不起來了。

第三次的相見，是去年的正月裏，當元宵節的那一天早晨，他們一不慎，竟跟了許多小孩，和一羣龍燈樂隊，經過了她的門口。他雖則在熱鬧亂雜之中瞥見了她一眼，但當他正行經過她面前的時候，却把雙眼朝向了別處，裝

作了全沒有看見她的樣子。

「今天是第四次了！」他一邊急急的走着，一邊就在昏亂的腦裏想這些過去的情節。想到了今天的逃不過的這一回公然的相見，他心裏又起了一種難以名狀的苦悶。「逃走罷！」他想，「好在圓通菴裏今天人多得很，我就從後門逃出，逃上東山頂上去罷！」想定了這一個逃走的計策之後，他的脚步愈加走得快了。

趕過了幾個同方向走去的香客，跑上山路，將近菴門的菴堦的時候，門前站着的接客老道，早就看見了他了。

「澂官！奶奶呢？你跑得那麼快趕什麼？」跑到了這

認識的老道的語聲，他就同得了救的遇難者一樣，臉上也自然而然的露了一臉笑容。搶上了幾步，將香籃交給了老道，他就喘着氣，匆促地回答說：

「奶奶後面就到了，香籃交給你，我要上山去玩去。」

這幾句話還沒有說完，他就擠進了菴門，穿過了大殿，從後面一扇朝山開着的小門裏走出了菴院，打算爬上山去，躲避去了。

F.市是錢塘江岸的一個小縣城，市上倒也有三四千戶人家。因爲江流直下，到此折而東行，所以在往昔帆船來

往的時候，F.市却是一個停船暫息的好地方。可是現在輪船開行之後，F.市的商業却凋敝得多了。和從前一樣地清麗可愛的只是環繞在F.市周圍的舊日的高山流水。實在這F.市附近的天然風景，具有秀逸清高的妙趣，決不是離此不遠的濃豔的西湖所能比得上萬分之一的。一條清澄徹底的江水，直瀉下來，到F.市而轉換行程，彷彿是前面來朝的千軍萬馬。沿江的兩岸，是接連不斷的青山，和遍長着楊柳桃花的沙渚。大江到岸，曲折向東，因而江心開暢，比揚子江的下流還要遼闊。隔岸的煙樹雲山，望過去縹渺虛無，只是青青的一片。而這前面臨江的F.市裡，北東西

三面。又有蜿蜒似長蛇的許多山嶺圍繞在那裏。東山當市之東，直衝在江水之中，由隔岸望來，絕似在臥飲江水的蛟龍的頭部。滿山的岩石，和幾叢古樹裏的寺觀僧房，又絕似蛟龍頭上的鬚眉角鼻，各有奇姿，各具妙色。東山遙遙北延，愈進愈高，連接着插入雲峯的舒姑山嶺，兀立在F.市的北面，却作了攔住北方烈悍之風的屏障。舒姑山繞而西行，像一具長弓，弓的西極，通過來遙遙與大江西岸的諸峯相接。

像這樣的一個名勝的F市外，寺觀菴院的毗連興起原是當然的事情。而在這些南朝四百八十的古寺中間，樓臺

建築得比較完美的，要算東山頭上高踞著江渚的雷祖師殿，和殿後的極濟仙壇，與在東山西面，靠近北郊的這一個圓通菴院。

樹蔭逃出了菴門，從一條斜側的小道，慢慢爬上山去。爬到了山的半峯，他聽見脚下菴裏亭鋼亭鋼的鐘磬聲響了。漸爬漸高，爬到山脊的一塊岩石上立住的時候，太陽光已在幾棵老樹的枝頭，同金粉似的洒了下來。這時候他胸中的跳躍，已經平穩下去了。額上的珠汗，用長衫袖子來擦了一擦，他又回頭來向西望了許多時候。脚下圓通菴裏的鐘磬之聲，愈來愈襍了，看將下去，在菴院的瓦上，

更有幾縷香煙，在空中飛揚繚繞，雖然是很細，但却也很淺。更向西直望，是一塊有草樹長着的空地，再西便是F、市的萬千煙戶了。太陽光平晒在這些草地屋瓦和如髮的大道之上，野路上還有絡繹不絕的許多行人，如小動物似的拖了影子在向圓通菴裏走來。更仰起頭來從樹枝裏看了一忽蒼茫無底的靑空，不知怎麽的一種莫名其妙的淡淡的哀思，忽然湧上了他的心頭。他想哭，但覺得這哀思又沒有這樣的劇烈，他想笑，但又覺得今天的遭遇，並不是快樂的事情。一個人呆呆的在大樹下的岩石上立了半天，在這一種似哀非哀，似樂非樂的情懷裏惝恍了半天，忽兒聽見

山下半峯中他所剛纔走過的小徑上又有人語響了，他纔從醒了夢似的急急跑進了山頂一座古廟的壁後去躲藏了。

這裏本來是崎嶇的山路，並且又徑仄難行，所以除樵夫牧子而外，到這山頂上來的人原是很少。又因爲幾月來夏雨的澆潑，道旁的柴木，也已經長得很高了。他聽見了山下小徑上的人語，原看不出是怎樣的人，也在和他一樣的爬山望遠的，可是進到了古廟壁後去躲了半天，也並沒有聽出什麽動靜來。他正在笑自己的心虛，疑耳朵的聽覺的時候，却忽然在他所躲藏的壁外窗下，有一種極清晰的女人聲氣在說話了。

「阿香！這裏多麼高啊，你瞧，這那奎是開的屋頂，都出脚下了。」

聽到了這聲音，他全身的血液馬上就凝住了，臉上也馬上變成了青色。他揜住氣息，更把身子放低了一段，可以不使窗外的人看見聽見，但耳朵裏他却只聽見自己的心臟鼓動得特別的響。咬緊牙齒把這同死也似的苦悶忍抑了一下，他聽見阿香的脚步，走往南去了，心裏倒寬了一寬。又靜默捱忍了幾分如年的時刻，他覺得她們已經走遠了，才把身體挺直了起來，從花輪窗的最低一格裏，向外望了出去。

他的預算大錯了，窗外不遠，在一棵松樹的根頭，蓮英的那個同希臘石刻似的側面，這靜靜地呆住在那裏。她身體的全部，他看不到，從他那窗眼裏望去，他只看見了一頭黑雲似的短髮和一隻又大又黑的眼睛。眼睛邊上，又是一條雪白雪白高而且狹的鼻樑。她似乎是在看西面市內的人家，眼光是迷離浮散在遠處的，嘴唇的一角，也包得非常之緊，這明明是帶憂愁的天使的面容。

他凝視着她的這一個側面，不曉有多少時候，身體也忘了再低伏下去了，氣息也吐不出來了，苦悶，驚異，怕懼，懊惱，凡一切的感情，都似乎離開了他的軀體，一切

的知覺，也似乎失掉了。他只同在夢裏似的聽到了一聲阿香在這處叫她的聲音，他又只覺得在他那箇眼的世界裏，那個側面忽兒消失了。不知她去遠了多少時候，他的睜開的兩隻大眼，還是呆呆的睜着在那裏，在看山頂上的空處。直到一陣山下菴裏的單敲皮鼓的聲音，隱隱傳到了他的耳朵裏的時候，他的神思纔恢復了轉來。他撇下了他的祖母，撇下了他祖母的香籃，撇下了中午圓通菴裏齋客的豐盛的素齋菓實，一出那古廟的門，就同患熱病的人似的一直一直的往後山一條小道上飛跑走了，頭也不敢回一回，腳也不敢息一息地飛跑走了。

一九二八年九月作

馬蜂的毒刺

這幾年來，自己因爲不能應時豹變，順合潮流的結果，所以弄得失去了職業，失去了朋友親人，失去了一切的一切，只剩了孤零丁的一個，落在時代的後面浮沈着。人家要我沒落，但肉體却仍舊在維持着牠的舊日的作用，不肯好好兒的消亡下去。人家勸我自殺，但窮得連買一點藥買一枝手槍的餘裕都沒有，而墮落頹廢的我的意志也連豎直耳朵，聽一聽人家的勸告的毅力都決拿不起來。在這無可奈何的楚歌聲裏，自然而然，我便成了一個與豬狗一樣

的一點兒自決心責任心也沒有的行屍走肉了，對這一箇行屍，人家還在說是什麼「運命論者。」

運命論者也好，頹廢墮落也沒有法子，可是像豬一樣的這一塊走肉中間，有時候還不在完全把知覺感情等稱爲高尚一點的感覺殺死，於是突然之間，就同癲癇病者的發作一樣，會有一種很深沈很悲痛的孤寂之感襲上身來。

有一天，也是在這一種發作之後，我忽而想起了一位不相識的青年寫給我的幾封信，這一位好奇的青年，大約也同我一樣的在感到孤獨罷，他寫來的幾封信滿貯着熱情的信上，說無論如何總想看一看我這一塊走肉。想起了他

，那一天早晨，我就借得了幾個零用錢，飄然坐上了車，走到了上海最熱鬧的一區地方去拜訪了一次。

兩人見到了面，不消說是各有一種歡喜之情感到的，我也一時破了長久沉默的戒，滔滔談了許多前後不接的閑天，他也全身抖擻了起來，似乎是喜歡得不了的樣子。談了一會，我覺得餓了，就和他一同出來去吃了一點點心，吃飽了之後又同他走了一圈，談了半天。

他怎麼也不肯和我別去，一定要邀我回到他的旅館去和他同吃午飯。但可憐的我那時候心裏頭又起了別的作用了，一時就想去看一回好久沒有見到而相約已經有好幾次

的一位書店裏的熟人。我就告訴他說，吃飯是不能同他在一道吃的。他問爲什麼？我說因爲今天是有人約我吃飯的。他問在什麼地方？我說在某處某地的書店樓上。他問幾點鐘？我說正午十二點。因此他就很悲哀地和我在馬路上分開了手，我回頭來看了幾眼，看見他老遠的還立在那裏目送我的行。

和他分開之後去會到了那位書店的熟人，不幸吃飯的地點臨時改變了。我們吃完飯後，坐到了兩點多鐘纔走下樓來。正走到了一處寬廣的野道上的時候，我看見前面路上向着我們，太陽光下有一位橫行闊步，好像是興奮得很

的青年在走。走近來一看却正是午前我去訪他和他在馬路上別去的那位純直的少年朋友。

他立在我的面前，面色漲得通紅，眉毛豎了起來，眼睛裏同噴火山似的放出了兩道異樣的光，全身和兩顎骨似乎在格格地發抖，釘視住了我的顏面，半晌說不出話來。兩隻手是捏緊了拳頭垂在肩下的。我也同做了一次竊賊，被抓着了贓證者一樣，一時急得什麼話也想不出來。兩人對頭呆立了一陣，終究還是我先破口說，「你上什麼地方去？」

他又默默地審視了我一陣，纔大聲的喝着說，「你爲

什麼要騙我？你爲什麼要撒謊？」我看了他那雙冒火的眼光，覺得知覺也沒有了，神致也昏亂了，不曉回答了他幾句什麼樣的支吾言語，就匆匆逃開了他的面前。但同時在我的腦門的正中，彷彿是感到了一種隱隱的痛楚，彷彿是被一隻馬蜂放了一針毒刺似的。我覺得這正是一隻馬蜂的毒刺，因爲我在這一次偶爾的失言之中，所感到的苦痛不過是暫時的罷了，而在他的潔白的靈魂之上，怕不得不印上一箇極深刻的永久消不去的毒印。聽說馬蜂尾上的毒刺是只有一次好用的，這是牠最後的一件自衞武器，這一次的他豈不也同馬蜂一樣，受了我的永久的害毒了麼？我現

在當一個人感到孤獨的時候，每要想起這一件事情來，所以近來弄得連無論什麼人的信札都不敢開讀，無論什麼人的地方都不敢去走動了。這一針小小的毒刺，大約是可以把我的孤獨釘住，使牠隨伴我到我的墳墓裏去的，細細玩味起來，倒也能夠感到一點痛定之後的寬懷情緒，可是那隻馬蜂，那隻已經被我解除了武裝的馬蜂，却太可憐了，我在此地還只想誠懇地乞求牠的饒恕。

一九二九年四月作

在寒風裏

上

「老東家——你母親——年紀也老了，這一回七月裏你父親做七十歲陰壽的時候，他們要寫下分單來分定你們弟兄的產業。帖子早已發出，大娘舅，二娘舅，陳家橋的外公，范家村的大先生，阿四老頭，都在各幫各親人的忙，先在下棋佈局，爲他們自己接近的人出力。你的四位哥哥，也在日日請酒探親，送禮拜客。和尙，我是曉得你對這些事情都不願意參預的

，可是五嫂同她的小孩們，將來教她們吃什麼呢？她們娘家又沒有什麼人，族裏的房長家長，又都對你是不滿意的，只有我這一個老不死，雖在看不過他們的黑心，雖在日日替你和五嫂抱不平，但一個老長工，在分家的席上，那裏有一句話分。所以無論如何，你接到這一封信後，總要馬上回來，來趕七月十二那一天陰壽之期。他們那一羣豺狼，當了你的面，或者也會客氣一點。五嫂是曉得你的脾氣，知道你不耐煩聽到這些話的，所以教我信也不必去發。但眼見得死了的老東家最痛愛的你這一房，將來要弄得飯都吃不成

，那我也對不起死了的老東家你的父親。這一封信是我私下教東門外的測字先生寫的，怕你沒回來的路費，我把舊年年底積下來的五塊錢封在裏頭，接到這一封信之後，請你千萬馬上就回來。」

這是我們祖父手裏用下來的老僕長生寫給我的那封原信的大意。但我的接到這信，是剛在長江北岸揚州城外的一個山寺裏住下的時候，已在七月十二那一天父親的陰壽之期之後了。

自己在這兩三年中，輾轉流離，老是居無定所。尤其是今年入春以後，因爲社會的及個人的種種關係，失去了

職業，失去了朋友親戚還不算稀奇，簡直連自己的名姓，自己的生命都有失去的危險，所以今年上半年中遷徙流寓的地方比往常更其不定，因而和老家的一段藕絲似的關係也幾乎斷絕了。

長生的那封用黃書紙寫的原信封面上，寫着的地址原是我在半年以前住過一個多月的上海鄉下的一處地方。其後至松江，至蘇州，至青島，又回到上海，到無錫，到鎮江，到揚州，直到陰歷的八月盡頭方在揚州鄉下的那山寺裏住下，打算靜息一息之後，再作雲遊的計劃的，而秋風涼冷，樹葉已蕭蕭索索地在飛掉下來，江北的天氣，早就

變成了殘秋的景象了。可憐忠直的長生的那封書札，也像是有活的義勇的精神保持着的樣子，爲追趕我這沒出息的小主人的原因，也竟自南而北，自北而南，不知走盡了幾千里路，這一回又自上海一程一程的隨車北上，直到距離他發信之日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之後，方幾到了我的手裏。信封面上的一張一張的附箋，和因轉遞的時日太久而在信封上自然發生的一條一條的縐痕，都像是那位老僕的吶吶吐說不清的半似愛惜半似責難的言語，我於接到他那封原信的時候，真的感到了一種不可以命名的怯懼，有好一晌不敢把牠拆打開來閱讀牠的內容。

對信封面呆視了半天，心裏自然而然的湧起了許多失悔告罪之情，又朦朦朧朧地想起了些故鄉的日常生活，和長生平時的言動舉止的神情之後，胆子一大，我纔把信拆開了。在一行一行讀下去的時間，我的雙眼雖則釘住在那幾張粗而且黃的信紙之上，然而腦裏却正同在替信中的言語畫上濃厚的背景去的一樣，儘在展開歷來長生對我們一族的關係的各幅縮寫圖來。

長生雖然是和我們不同姓的一個外鄉人，但我們家裏六十年來的悲歡大事，總沒有一次他是不在場的。他的跟他父親上我們屋裏來做看牛的牧童的時候，我父親還剩在

鄉塾裏念書，我的祖父祖母還健在着哩。其後我們的祖父死了，祖母於爲她那獨養兒子娶媳婦——就是我的母親——之先，就把她手下的一個使婢配給了他，他們倆口兒仍復和我們在一道住着。後來父親娶了我們母親，我們弟兄就一個一個的生下來了，而可憐的長生，在結婚多年之後，於生頭一個女兒的時候，他的愛妻在產後染了重病，和他成了死別。他把女兒抱回到了自己的鄉裏去後，又仍復在我家鄉裏做工。一年一年的過去，他看見了我們弟兄五人的長成，看見了我們父親祖母的死去，又看見了我們弟兄的娶婦生兒，而他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在我們家裏做工。

現在第三代都已經長成了，他的女兒也已經嫁給了我們附近的一家農家的一位獨身者做媳婦，生下了外孫了，他也仍舊還在我們家裏做工。

他生性是笨得很的，連幾句極簡單的話都述說不清，因此他也不大喜歡說話，而說出一句話來的時候，總是毒得不得了，堅決得不得了的。他的高粗的身體和强大的氣力，却與此相反，是什麼人見了也要生怕懼之心的，所以平時他雖這樣是默默不響，由你們去說笑話嘲弄他，但等他的毒性一發作，那他就不問輕重，不管三七二十一，無論什麼重大的物事如搗臼磨石之類，他都會抓着舉起，合

頭蓋腦的打上你的身來。可是於這樣的毒脾氣發了之後，等彌天的大禍闖出了之後，不多一忽，他就會同三歲的小孩子一樣，流着眼淚，合掌拜倒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寬恕，乞你的饒赦，直到你破顏一笑，仍復和他和解了的時候爲止。像這樣愚笨無靈的他，大家見了他那種彷彿是吃了一驚似的表情，大約總要猜想他是一個完全沒有神經，沒有感情的人了，可是事實上却又不然。

　　他於他那位愛妻死了的時候，一時大家都以爲他是要爲發瘋而死的了。他的兩眼是呆呆向前面的空處在直視的，無論坐着立着的時候，從旁邊看將起來，總好像他是在

注視什麼的樣子，你只須靜守看他五分鐘的時間，他在這五分鐘之內，臉上會一時變喜，一時變憂的變好幾回。幷且在這中間，不管牠旁邊有沒有人在，他會一個人和人家談話似的高聲獨語起來。有時候簡直會同小孩子似的譁的一聲高哭出來。眼淚流滿了兩頰，流上了他的那兩綫捲曲黃黑的鬍子，他也不想去擦一擦，所以亮晶晶的淚滴，老是同珍珠似的掛在他的鬍子角上的。有時候在黑夜裏，他這樣的獨語一陣，高哭一陣之後，就會從床上跳起身來，輕輕開了大門，一個人跑出去，去跑十幾里路，上北鄉我們的那座祖墳山邊上他那愛妻的墓上去坐到天明。像這樣

狀態，總繼續了半年的樣子，後來在寒冬十二月的晚上，他冒了風雪，這樣的去坐了一宵，回來就得了一場大病。大病之後，他的思念愛妻之情，似乎也淡薄下去了。可是直到今日，你若提起一聲夏姑——這是他愛妻的名字——他就會坐下來夏姑長夏姑短的和你說許許多多的廢話。

第二次的他的發瘋，是當我父親死的那一年。大約因我父親之死，又觸動了他的對愛妻悲悼之情了罷，他於我父親死後，哭了叫了幾天還不足，竟獨自一個人上墳山脚下的那座三開間大的空莊屋裏去住了兩個多月。

在最近的——雖說是最近，但也已經是六七年前的事

情了，——我們祖母死的時候，照理他是又該發瘋的，但或者是因爲看見死的場面已經看慣了的原因罷，他的那一種狂症竟沒有發作。不過在替祖母送葬的那一天他悲悲切切地在路上哭送了好幾里路。

在這些生死大難之間，或者是可以說感情易動的，倒還不足以證實他的感情纖弱來，最可怪的，是當每年的冬天，我們不得不賣田地房屋過年的時候，他也總要同瘋了似的亂罵亂嚷，或者竟自朝至晚一句話也不講的死守着沈默地過幾天日子。

因爲他這種種不近人情的行爲的結果，所以在我們鄉

裏竟流行開了一個他的綽號，「長生癲子」這四個字，在我們隣近的各鄉裏，差不多是無人不識的。可是這四個字的含義，也並不是完全係譏笑他的意思。有一半還是指他的那種對東家盡心竭力的好處在講，有一半却是形容他的那種怪脾氣和他的那一副可笑的面容了，這一半當然是對他的譏笑。

說到他的面容，也實在太醜陋了。一張扁平的臉，上面只看得出兩個大小不同的空洞，下面只看得出幾簇黃曲的毛。兩個空洞，就是他的眼睛，同圓窗似的他這兩隻眼睛，左右眼的大小是不同的。右眼比左眼要大三分之一，

圓圓的一個眶裏，只見有黑眼珠在那裏放光，眼白是很少的，不過在外圍邊上有狹狹的一線而已。他的黃鬍子也生得很奇怪，平常的人總不過在唇上唇下，或者會生兩排長鬍，而他的鬍子却不然。正當嘴唇之上，他是沒有鬍子的，嘴唇角上有洋人似的兩簇，此外在頰骨下，一直連到喉頭，這兒一叢，那兒一簇的不曉得有幾多堆，活像是玉蜀黍頭上生在那裏的鬚毛。他的皮色是黑裏帶紫的，面皮上一個個的毛孔很大很深，近一點看起來，幾乎要疑他是一張麻臉。鼻頭是扁平的朝天鼻，那張嘴又老是吃了一驚似的張開在那裏的。因爲他的面相是這樣，所以我們鄉下者

打算騙兩三歲的小孩要他恐怖的時候，只敎說一聲「長生顛子來了」就對，小孩們聽見了「長生顛子」這四個字，在哭的就會止住不哭，不哭的或者會因恐怖而哭起來。可是這四個字也並不是專在這壞的方面用的，有時候鄉下的幇傭者對人家的太出力的長工有所非難不滿的時候，就會說「你又不是長生顛子，要這樣的替你們東家幹什麼？」

我在把長生的來信一行一行地讀下去的中間，腦裏儘在展開以長生爲中心的各種悲喜的畫幅來。不識是什麼原因。對於長生的所以要寫那封信給我的主要動機，就是關於我們弟兄析產的事情等，我却並不願多費一點思索。後

來讀到了最後一張，捏到了重重包在黃書紙裏的那張中國銀行的五元舊鈔票的時候，不曉怎麼，我却忽而覺得心裏有點痛起來了。無知的長生，他竟把這從節衣節食中積起來的五塊錢寄給我了，並且也不開一張匯票，也不作一封掛號或保險信寄。萬一這一封原信失去，或者中途被拆的時候，那你又怎麼辦呢？我想起了這一層，又想起了四位哥哥的對於經濟得失的精明的計算，并且舉起眼睛來看看寺檐頭風雲慘澹的山外的天空，茫然自失，竟不知不覺的呆坐到了天黑。等寺裏的小和尚送上燈來，叫我去吃晚飯的時候，我的這一種似甘又苦的傷感情懷，還沒有完全脫

蓋。

那一晚上當然是一晚沒有睡着。我心裏顛顛倒倒，想了許多事情。

自從離開故鄉以來，到現在已經有十六七年了，這中間雖然也回去過幾次，雖也時常回家去小住，然而故鄉的這一個觀念，和我現在的生活却怎麼也生不出關係來。當然老家的田園舊業，也還有一點剩在那裏。然而弟兄五人，個個都出來或念書或經商，用的錢是公衆的，賺的錢是私己的，到了現在再說分家析產，還有點什麼意義呢？并且像我這樣的一個沒出息的兒子，到如今化的家裏的錢也

已經不少了。末了難道還想去多爭一畝田多奪一間屋來養老麼？弟兄的爭產，是最可羞的一件事情，況且我由家庭方面，族人方面，和養在家裏的兒女方面說起來，都是一個不能治產的沒有戶主資格的人，那裏還有面目再去和鄉人見面呢？一想到這裏，我覺得長生的這一封信的不能及時送到，倒是上帝有靈，彷彿是故意使我避過一場爲難的大事似的。想來想去，想到了半夜，我就挑燈起來，寫了一封回信，打算等天亮之後就跑到城裏去寄出。

「讀了長生的來信，使我悲痛得很。我不幸，不能做官發財，只曉得使用家裏的金錢，到現在也還沒有

養活老婆兒子的能力。分家的席上，不管他們有沒有東西分給我，我也決沒有面目來多一句嘴的。幸喜長生的來信，到此地已經是在分家的期後，倒使我免去了一種爲難的處置。無論如何，我想分剩下來，你們幾口的吃住問題總可以不担心思的，有得分就分一點，沒得分也罷了，你們可以到璜莊去安身，以祭田作食料的。我現在住在揚州鄉下，一時不能回來。長生老了，若沒有人要他去靠老，可以教他和我們同住。孤伶丁一個人，到現在老了，教他上那裏去存身呢？我現在身體還好，請你們也要保重，因爲窮人的財產

就是身體。」

這是我那封回信的大意，當然是寫給我留養在家中的女人的。回信發後，這一件事情也就忘記了。並且天氣也接連着晴了幾天，我們得了一個遊逛的機會，凡天甯門廣儲門以北，及出西北門二三十里地的境內，各名勝的殘蹟，都被我搜訪到了。

下

寒空裏刮了幾日北風，本來是荒涼的揚州城外，又很急逕的變了一副面相。黃沙彌望的山野之間，連太陽晒着的時候都不能使人看出一點帶生氣的東西來。早晨從山脚

下走過向城裏運搬產物去的騾兒項下的那些破碎的鐵鈴，又搭闌搭闌地響得異常的淒寂，聽起來眞彷彿是在大漠窮荒，一個人無聊賴地伏臥在穹廬帳底，在度窮居的歲月似的。尤其是當燈火青熒的晚上，在睡不着的中間，倚枕靜聽着北風吹動寺檐的時候，我的喜歡熱鬧的心，總要渴念着大都會之夜的快樂不已。我對這一時已同入葬在古墓堆裏似的平靜的生活，又生起厭倦之心來了。正在這一個時候，我又接到了一封從故鄉寄來的回信。

信上說得很簡單，大旨是在告訴我這一回分家的結果的。我的女人和小孩，已搬上坟莊去住了，田地也分得了

一點，此外就是一筆現款，係由這一次的出賣市房所得的，每房各分得了八百元。這八百元款現在還存在城裏的聚康莊內，問我要不要用。母親和二房同住，仍在河口村的老屋裏住着。末了更告訴我說，若在外邊沒有事情，回家去一趟看看老母也是要緊的，她老人家究竟年紀老了：近來時常在患病。

接到了這一封信，我不待第二次的思索，就將山寺裏的生活作了一個結束。第二天早晨一早，就辭別了方丈，走下山來。從福運門外搭汽車趕到江邊，還是中午的時候，過江來吃了一點點心，坐快車到上海北站，正是滿街燈

火，夜市方面的黃昏八九點之交。我雇了一乘汽車，當夜就上各處去訪問了幾位直到現在還對我保持着友誼的朋友，告訴他們以這幾個月的寂寥的生活，并且告訴他們以再想上上海附近來居住的意思。朋友中間的一位，就爲我介紹了一間在虹橋路附近的鄉下的小屋，說這本來是他的一位有錢的親戚，造起來作養病之所的，但等這小屋造好，病人已經入了病院，不久便死去了。他們家裏的人到現在還在相信這小屋的不利，所以沒有人去居住。假若我不嫌寂寞，那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搬進去住的。我聽了他的說明，就一心決定了去住這一間不利的小屋，因而告訴他

在這兩三天內，想回故鄉去看看老母，等看了老母回來馬上就打算搬入這一間鄉下的閑房去住，請他在這中間，就將一切的交涉爲我代辦辦好。此外又談了許多不關緊要的閑天，幷上兩三家舞場去看了一回熱鬧，到了後半夜纔和他們分了手，在北站的一家旅館內去借了一宵宿。

兩天之後，我又在回故鄉去的途上了。可是奇怪得很，這一回的回鄉，胸中一點兒感想也沒有。連在往年當回鄉去的途中老要感到的那一種「我是落魄了回來了」的感傷之情都起不起來。

當午前十一點的時候，船依舊同平日一樣似的在河口

村靠了岸。我一個人也飄然從有太陽曬着的野道上，走回到那間朝南開着大門的老屋裏去。因爲是將近中午的緣故，路上也很少有認識的人遇見。我舉起了很輕的脚步，嘴裏還尖着嘴脣在吹着口笛，舒徐緩慢，同剛離開家裏上近村去了一次回來的人似的在走回家去。走到圍在房屋外圍的竹籬笆前，一切景象，還都同十幾年前的樣子一樣。庭前的幾顆大樹，屋後的一排修竹，黑而且廣的那一圈風火圍牆，大門上的那一塊南極呈祥的青石門楣，都還同十幾年前的樣子一點兒也沒有分別。直到我走盡了外圍隙地，走進了大門之後，我的脚步便不知不覺地停住了。大廳上

一個人影也沒有。本來是掛在廳前四壁的那些字畫對聯屏條之類，都不知上那裏去了。從前在廳上擺設着的許多紅木器具，兩扇高大的大理石圍屏，以及錫製的燭臺掛燈之類，都也失了蹤影，連天井角裏的兩隻金魚大缸都不知去向了。空空的五開間的這一間廳屋，只剩了幾根大柱和一堆一眼看將起來原看不大清爽的板凳小木箱之類的東西堆在西首上面的廳角落裏。大門口，天井裏，同正廳的簷下原有太陽光晒在那裏的，但一種莫名其妙的冷氣突然間侵襲上了我的全身。這一種衰敗的樣子，這一幅沒落的景象，實在太使我驚異了。我呆立了一陣，從廳後還是沒有什

麼人出來，再舉起眼睛來看了看四周，我真想背轉身子就舉起腳步來跑走了。但當我的視線再落到西首廳角落裏的時候，一個紅木製的同小櫃似的匣子背形，却從亂雜的一堆粗木器的中間吸住了我的注意，從這匣子的朝裏一面的面上波形鑲在那裏的裝飾看起來，一望就可以斷定牠是從前係掛釘在這廳堂後樓上的那個精緻的祖宗堂無疑。我還記得年少的時候，從小學校放假回來，如何的愛偷走上後樓去看這雕刻得很精緻的祖宗堂過。我更想起當時又如何的想把這小小的祖宗堂拿下來佔爲己有，想將我所愛的幾個陶器的福祿壽星人物供到裏頭去過。現在看見了這祖宗

堂的被亂雜堆置在這一個地方，我的想把牠佔爲己有的心思一時又起來了，不過感到的感覺和年少的時候却有點不同。那時候只覺得牠是好玩得很，不過想把牠拿來作一個上等的玩具，這時候我心裏感到的感覺却簡單地說不出來，總覺得這樣的被亂堆在那裏還是讓我拿了去的好。

我一個人呆立在那裏看看想想，不知立了多少時候，忽而聽見背後有跑得很快的脚步聲響了。回轉頭來一看，我又吃了一驚。兩年多不見的姪兒阿發，竟穿上了小操衣，拿着了小書包從小學裏放學回來了。他見了我，一時也同驚極了的一樣，忽而站住了脚，張大了兩眼和那張小嘴

，對我呆呆注視了一會。等我笑着叫他「阿發，你娘哩！」的時候，他纔作了笑臉，跳近了我的身邊叫我說：

「五叔，五叔，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娘在廚下燒飯罷？爸爸和哥哥等都上外婆家去了。」

我撫着他的頭，和他一道想走進廚下去的中間，忽兒聽見東廂房樓板上重重的一聲，彷彿是有一塊大石倒下在樓板上的樣子。我舉起頭來向有聲響的方面一看，正想問他的時候，他却輕輕的笑着告訴我說：

「娜娜（祖母）在叫人哩！因爲我們在廚下的時候多。聽不出她的叫聲，所以把那個大秤錘給了她，教她

要叫人的時候，就那麼的從床上把鐵鍾推下來的。」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東北角的廳裏果然二嫂嫂出來了。突然看見了我和阿發，她也似乎吃了一驚，就大聲笑着說：

「啊，小叔，你是什麽時候回來的？五嬸正教長生送了一籃冬筍來，他還在廚下坐着哩，你還沒有回到莊屋裏去過麽？」

「是剛剛從輪船上來的，娘哩？還睡在那裏麽？」

「這一向又睡了好幾天了，你却先上廚下去洗個面喝口茶罷，我上一上去就來，」

說着她就走上了東夾衖裏的扶梯，我就和阿發一道走進到了廚下。

長生背朝着外面，馱了背坐在灶前頭那張竹榻上吸烟。聽見了我和阿發的腳步聲，他就立了起來。看見了我，猛然間他也驚呆住了。

「噢，和和……，五五……，你你……」

可憐急得他叫也叫不出來，我和阿發，看了他那一種着慌着急的樣子，不覺都哈哈哈哈的笑起來了，原來我的乳名叫作和尚，小的時候，他原是和尚和尚的叫我叫慣的，現在因爲長年的不見，幷且我也長大了，所以他看見我

的時候，老不知道叫我作什麼的好。我笑了一陣，他的驚惶的樣子也安定了下去，阿發也笑着跑到灶下去弄火去了，我纔開始問他：

「你仍和我們住在一道麼？莊屋裏的情形怎麼樣？」

他搖了搖頭，作了一副很認真的樣子，對我呆視着輕輕的問說：

「和和：：五，五先生，我那信你接到了麼？你：：你的來信，我也聽見說了，我很多謝你，可是我那女兒，也在叫我去同她們住。」

說到這裏，二嫂嫂已從前面走了進來，我就把長生撇

下，舉起眼睛來看她。我在她的微笑的臉上：却發見了一道隱伏在眉間的憂意。

『老人家的脾氣，近來眞是變得古怪了。』

她微笑搖搖頭說。

『娘怎麼樣？病總不十分厲害罷？』

我問她。

『病倒沒有什麼，可是她那種脾氣，長生吓，你總也知道的罷？』

說着她就轉向了長生，彷彿是在徵他的同意。我這回跑千把里路，目的是想來看看這一位老母的病狀的，經

嫂嫂那麽的一說，心裏倒也想起了從前我每次回來她老人家每次總要和我意見衝突弄得我不得不懷愱而走的種種事情，一瞬間我却失悔了，深悔我這一回的飄然又回到了故鄉來。但再回頭一想，覺得她老人家究竟是年紀大了，像這樣在外面流離的我，如此的更和她能夠見得幾回的面。所以一挺起身，我就想跑出前廳來上樓去看看她的病容。但走到了廳門邊上，嫂嫂又叫我回去說：

「小叔，你是明白的人，她老人家脾氣向來是不好的，你現在還是不去看她罷，等吃了飯後，她高興一點的時候再去不遲。」

彼嫂嫂這麼的一鬧，我却更想急急乎去見見她老的面了，於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出廳前，跑上了廂樓。

廂樓上的窗門似乎因為風多都關閉在那裏，所以房裏面光線異常的不足。我上樓之後，就開口親親熱熱地叫了一聲『娘！』但好久沒有回音。等我的目光習慣了暗處的光線，舉目向床上看去的時候，我纔看出了床上的帳子係有半邊鈎掛起在那裏的，我們的那位老母却背朝着了外床，打側睡在棉被窩裏。看了她半天的沒有回音，我以為她又睡着在那裏了，所以不敢再去驚動，就默默的在床前站立了好一會。看看她是聲息也沒有，一時似乎是不會醒轉

來的樣子，我就打算輕輕走下樓來了。但剛一舉脚，床上我以爲是睡着的她却忽而發了粗暴的喉音說；

「你也曉得回來的麼？」

我驚異極了，正好像是臨頭被潑了一身冷水。

「你回來是想來分幾箇錢去用用的罷？我的兒女要都是像你一樣，那我怕要死了爛在床上也沒有人來收拾哩！哼，你們眞能幹，你那媳婦兒有她的毒計，你又有你的方法。今天我是還沒有死哩，你又想來拆了我的老骨頭去當柴燒了麼？我的這一點金器，可是輪不到你們倆的，老實先同你們說了罷？」

我聽了她的這一番突如其來的毒罵，眞的知覺也都失去，弄得全身的血液都似乎凝結住了。身上發了抖，上顎骨與下顎骨中間格格地發出了一種互擊的聲音。眼睛也看不出什麼東西來了，黑暗裏只瞥見有許多金星火花，在眼前迸發飛轉，耳朵裏也只是嗡嗡地在作怪鳴，我這樣默呆住兀立了不曉得有多少時候，忽而聽見嫂嫂的聲音在耳朵邊上叫說：

「小叔，小叔，你上下面去吃飯去罷！娘也要喝酒了啊。」

我昏得連出去的路都辨不清了，所以在黑暗裏覺跌翻

了幾張小凳機走出了廂樓的房門，聽見了我跌翻了凳子的聲音之後，床裏面又叫出來說：

「這兒的飯是不准你來吃的，這兒是二老的屋裏，不是老屋了。」

我一跑下樓梯，走到了廳屋的中間，看見長生還抬起了頭驚着了背很擔憂似的在向廂房樓上看着。一見了他的這一副樣子，我的知覺感情就都恢復了，一時勉强忍住得好久的眼淚，竟撲漱漱滾下了好幾顆來。我頭也不回顧一眼，就跑出了廳門，跑上了門前的隙地，想仍復跑上船埠頭去等下午那一班向杭州出發的船去。但走上村道的時候

，長生却含着了涙聲，在後面叫我說：

「和和……和……，五先生，你等一等……」

我聽了他的叫聲，就也不知不覺的放慢了脚步。等他走近了我的背後，只差一兩步路的時候，我就一邊走着一邊强壓住了自己嗳泣的鼻音對他說：

「長生，你回去罷，莊屋裏我是不去了。我今晚上還要上上海去。」

在說話的中間他却已經追上了我的身邊，用了他的那雙大手，向我肩上一拉，他又吶吶的說：

「你，你去吃了飯去。他們的飯不吃，你可以上我女

兒那裏去吃的。等吃了飯我就送你上船好了。」

我聽了他這一番話，心裏更是難堪了，便擧起袖子來揩了一揩眼淚，一句話也不說，由他拉着，跟他轉了一箇方向，和他走上了他女兒的家中。

等中飯吃好，手臉洗過，吸了一枝烟後，我的氣也平了，感情也回復了常態。因爲吃飯的時侯，他告訴了我許多分家當時的又可氣又可笑的話，我纔想起了剛纔在廳上看見的那箇祖宗神堂。我問了他些關於北鄉莊屋裏的事情，又問他可不可以抽出兩三日工夫來，和我同上上海去一趟。他起初以爲我在和他開玩笑，後來等我想把那箇大家

不要的祖宗堂搬去的話說出之後，他就跳起來說；

「那當然可以，我當然可以替你背了上上海去的。」

等他先上老屋去將那個神堂搬了過來，看看搭船的時間也快到了，我們就托他女兒先上藥店裏去帶了一個口信給北鄉的莊屋，說明我們兩人的將上上海。

那一天晚上的滬杭夜車到北站的時候，我和他兩個孤伶仃的清影，直被擠到了最後纔走出鐵柵門來，因爲他背上背着了那紅木的神堂，走路不大方便，而他自己又彷彿是在背着活的人在背上似的，生怕被人擠了，致這神堂要受一點委屈。

第二天的午前，我先在上海將本來是寄存在各處的行李舖蓋書架桌椅等件搬了一搬攏來，此外又買了許多食用的物品及零碎雜件等包作了一大包，午後纔去找着了那位替我介紹的朋友，一同遷入了虹橋路附近的那間小屋。

等洗掃乾淨，什器等件擺齊停當之後，匆促的冬日，已經低近了樹梢，小屋周圍的草原及樹林中間，早已有渺茫的夜霧濛濛在擴張開來了。這時候我那朋友，早已回去了上海，雖然是很小，但也有三小間寬的這一間野屋裏只剩了我和長生的兩個。我因爲他在午後忙得也夠了，所以叫他且在樓下的籐椅子上躺息一下吸幾口烟，我自己就點

上了洋燭，點上了煤油爐子，到後面的一間灶屋裏去準備夜膳。

等我把一罐牛肉和一罐蘆筍熱好，正在取刀切開麵包來的時候，從黑暗的那間朝南的起坐室裏却烏烏的傳了一陣哭泣的聲音過來。我拿了洋燈及麵包等類，走進到這間起坐室內的時候，那裏知道我滿以爲躺坐在窗下籐椅上吸煙的長生，竟跪坐在那祖宗神堂的面前地上，兩手抱着了頭儘在那裏一邊哭一邊嘰嘰嚌嚌動着了嘴似在禱告。我看了這一種單純的迷信，心裏竟也爲他所打動了。在旁邊呆看了一忽，把洋燭和麵包之類向桌上一擺，我就走近了他的

身邊伏下去扶他起來叫他說：

「長生，起來吃飯罷！」

他聽了我這一聲叫，似乎更覺得悲傷了，就放大了聲音嚎哭了起來，我坐倒在椅上，慢慢的慰撫了半天，他纔從地上立起，與我相對坐著，一邊哭一邊還繼續的說：

「和尚，我實在對老東家不起。我……我我實在對老東家不起。……要你……要你這樣的去燒飯給我吃。……你那幾位兄嫂……他們……他們眞是黑心。……田地……田地山場他們都奪的奪爭的爭搶了去了……只……只剩了一個坟莊……和這一個這一個祠堂給你

們。……我……我……我一想起老東家在日，你們哥兒幾有的是穿有的是吃……住的是……是那間大廳堂，……到現在你……你只一個人住上這們小……小的草屋裏來，……還要……還要自己去燒飯……我……眞對老東家不起……」

對這些斷續的苦語，我一邊在揑着麵包含在嘴裏一邊就也解釋給他聽說：

「住這樣的草舍也並不算壞，自己燒飯也是很有趣的。這幾年也是我自己運氣不好，找不到一定的事情，所以弄得大家都苦。若時運好一點起來，那一切馬上

就可以熬過的。兄嫂們也怪他們不得，他們孩子又多，現在時勢也眞艱難，幷且我一個人在外面用錢也的確用了太多了。」

說着我又記起了日間買來的那瓶威士忌酒，就開了瓶塞勸他喝了一杯，教他好振振精神，暖火一點。

這一餐主僕二人的最初的晚餐：整整吃了有四五個鐘頭，我在這中間把罐頭一回一回的熱了好幾次，直到兩人喝了各有些微醉，方纔罷休。

第二天天未又起了寒風，我們睡到了八點多鐘起來，屋前屋後遍滿映着濃霜。洗完了手臉，煮了兩大杯咖啡喝

後，長生說要回去了，我就從箱子裏取出了一件已經破舊的黑泥斗篷來，教他披上穿了回去。他起初還一定不肯穿著，後來直等我自己也拿了一件大氅來穿上之後，他纔將那件舊斗篷搭上了肩頭。

關好了門窗，和他兩人走出來走上了虹橋路的大道，同刀也似的北風吹得更猛了，長生到這裏纔把斗篷扯開，包緊了他那已經是衰老得不堪的身體。搭公共汽車到了徐家匯車站，正好去杭州的慢車也就快到了。我替他買好了車票，送他上月台之後，他就催我快點回到那小屋裏去，免得有盜賊之類的壞東西破屋進去偷竊。我和他說了許多

瑣碎的話後，回身就想走了，他又跑近了前來，將我那件大氅的皮領扯起，前後替我圍得好好，勉強裝成了一臉苦對我說：

「你快回去罷！」笑

我走開了幾步，將出站台的時候，又回過來看了一眼，看見他還是身體朝着了我俯頭在擦眼睛。我遲疑了一會，忽兒想起了衣服袋裏還擱在那裏的他給我的那封原信，就又跑了過去，將信從袋裏摸了出來，把用黃書紙包好的那張五圓紙幣遞給他說：

「長生！這是你寄給我的。現在你總也曉得，我並不

缺少錢用，你帶了回去罷！」

他將擱在眼睛上的那隻手放了下來，推住了我揑着紙袋的那隻右手吶吶的說：

「我，我……昨天你給我的我還有在這兒哪！

抬頭向他臉上瞥了一眼，我看見有兩行淚蹟在他那黃黑的鼻拗裏放光，并且嘴角上他的那兩簇有珠滴的黃鬍子也微微地在寒風裏顫動。我忍耐不住了，喉嚨頭塞起了一塊火熱的東西來，眼睛裏也突然感到了一陣酸熱。將那包厚紙包向他的手裏一擲，輕輕推了他一下，我一側轉身就放開大步急走出了車站。「長生，請你自己尊重！」我一

邊閉上了眼睛在那裏急走，一邊在心裏卻在默默的祝禱他的康健。

一九二九年一月作



1929，6，1付排

1929，6，30出版

1——2000冊

作　　者

郁　達　夫

實價四角

總發行所

福　建

廈門思明南路

世　界　文　藝　書　社

大北電報掛號一九五五

電話三九三